

王安忆
中短篇小说集

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吕敬人

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2印张 3插图 226千字

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8,000册 定价0.98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。它汇集了王安忆近年来创作的《墙基》、《本次列车终点》、《运河边上》、《命运交响曲》等九篇作品，它们一经发表，就引起了文艺界和青年读者的关注。

作者虽然是青年，但她那敏慧的观察力和犀利的文笔，却赋予作品一种恬淡幽深的风格，它们往往看上去淡淡的，想下去却深深的，无论内中的人物和思想，都隽久深刻，使人颇得启迪，是一本值得认真一读的作品。

目 次

本次列车终点·····	1
停车四分钟的地方·····	33
墙基·····	50
庸常之辈·····	89
野菊花，野菊花·····	103
运河边上·····	118
分母·····	212
命运交响曲·····	244
尾声·····	298

本次列车终点

—

“前方到站，是本次列车终点站——上海……”

“上海到了。”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。

“到终点站了。”急性子的人脱了鞋，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。

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：“找到旅社，首先洗澡。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。然后——吃西餐！”

“对，吃西餐！”他们全都兴奋起来。这伙人，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，有北京人，有福州人，有江苏人。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，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：皮肤粗糙，性格豪放。从南京上车，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，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：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，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，舞多么好看，小姑娘多么活泼。而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又是如何有趣：炸鱼，打猎。他们谈锋很健，说得十分有趣，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

们来。

“小伙子，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？”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。

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，回过头笑了：“这次来，就不回去了。”

“调回来了？”

“调回来了。”

“老婆孩子呢？”

“哪有啊！”陈信红红脸，“要有还能回来？”

“真有决心。”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，“你们上海人，离了上海就活不了。”

“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！”他说。

“可除了故乡外，还有偌大个世界呢。”

陈信不说话，笑笑。

“人，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。到哈尔滨，就溜冰；到广州，就游泳；去新疆，吃抓羊肉；去上海，吃西餐……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，尽情享受。也许，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。”

陈信仍然是笑笑。他心不在焉地，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。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，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。一片黄，一片青，一片绿，河边边上，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。土地的利用率真高，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。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，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，可也不得不承认，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地清新、秀丽。这就是江南，这就是上海的郊外。哦，

上海！

火车驶过田野，驶进矮矮的围墙，进市区了。瞧，工厂，楼房，街道，公共汽车，行人……上海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具体了。陈信的眼眶湿润了。心，怦怦地跳动起来。十年前，他从这里离开，上海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渺茫的时候，他何曾想过回来。没有想，可又似乎是想。在农村，他拉犁，拉耩，收麦，挖河，跑招工，跑招生……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，毕业了，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。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，有了归宿，努力可以告终，可以建立新的生活。然而，他却并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，他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，没有到达。冥冥之中，他还在盼望着什么，等待着什么。当“四人帮”打倒后，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，目的地究竟是什么。

十年中，他回过上海，探亲，休假，出差。可每次来上海，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，越来越远了。他是个外地人，陌生人。上海，多么瞧不起外地人，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，受不了那种傲视。而在熟人朋友面前，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。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，仍然是傲视。他又不得不折服，上海是好，是先进，是优越。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；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；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；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。上海，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。更何况，在这里有着他的家。他的家，妈妈，哥哥，弟弟，爸爸的亡灵……他噙着眼泪微笑了。为了归来，他什么都可以牺牲，都可以放弃。于是，一听说妈妈

要退休，他立即行动起来，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，至于上学、工作这一段历史，不要了，抹去吧，只要争得几只公章……。反正，他打了一仗，紧张而激烈，却是胜利了。

火车进站了，他把窗户推上去，一阵凉风扑面而来，上海的风。他看见了弟弟，小家伙长大了，长得真高，真好看。弟弟也看见了他，跟着火车跑着，笑着叫：“二哥！”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，升起了一丝歉意。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，火车开动时，哥哥这么追着火车，给他送行，他的心又平静了。

车停了，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。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，传行李，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。

“大哥、大嫂和囡囡都来了，在外头。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。二哥，你的东西多吗？”

“能对付。姆妈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她在家烧饭。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。”弟弟说。

他还想说什么，可是鼻子酸酸的，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。于是便低下头，什么也不说了。他不说话，弟弟也不说了。

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，哥哥、嫂嫂、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，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，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，因为太重了。大家都笑了起来。大哥搂住他的肩膀，弟弟勾住他的胳膊，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。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：“二叔叔坏，二叔叔好，二叔叔出口转内销……”大家便一起笑。

“手续都齐了？”大哥问，“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。”

“我陪二哥去好了，我没事。”弟弟说。

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，他回头看看弟弟，微笑着说：“好的，阿三陪我。”

转了两辆公共汽车，到家了。一进门，妈妈叫了声：“阿信。”便低下头抹眼泪。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，心中空有千种温情，无奈于不会表达，也不好意思表达。只是看着她，轮流地说：“这有啥哭头？这有啥哭头？”倒是嫂嫂有办法，把妈妈劝止了泪：“姆妈，这是喜事呀，该高兴！”

“吃饭，吃饭。”大家轻松了，互相招呼着。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。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，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。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，装饰着壁灯、油画。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，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，颜色也很别致。

“这叫什么颜色？”陈信问。

弟弟内行地回答：“咸菜色。现在很兴的。”

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，爬上去，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，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，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。

“生活得不错！”陈信兴奋地说。

大哥抱歉似地笑着，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：“好了，你总算回来了。”

嫂嫂端了菜进来，笑着说：“回来了，该找对象结婚了。”

“嗨，我这么把年纪，长得又丑，谁要我？”陈信说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：肉丁花生，酱排骨，鲫鱼汤……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，连囡囡也夹，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，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，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。尤其是大哥，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。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，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。他长得又高又细，小时候，外号叫“长豇豆”。功课虽则很好，室外反应却很慢。玩起来十分笨拙。跳长绳，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；官兵捉强盗，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。因此，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。阿信就不答应了，他说：“哥哥要不来，我也不来。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，干脆大家不来。”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。大家一则怕他捣蛋，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；二则，少了他这样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，也确实有点可惜，于是就妥协了。后来，哥哥眼睛近视了，配了副眼镜，样子更象老夫子，外号便叫作“书蠹头”。不知因为什么，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“长豇豆”更具有羞辱性。所以他一旦听人叫，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“毛栗子”。慢慢的，人们便不敢叫了。再后来，到了文化革命，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，同时面临分配。政策很明确，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——两丁抽一。愁坏了妈妈，妈妈流着眼泪直说：“手心手背，唉，这手心手背……”陈信看不下去了，说：“我去插队。哥哥老实，出去要吃亏的。让哥哥留上海，我去！”他去了，哥哥送他。傻呼呼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眼睛也不敢看他。当火车开动的时候，他却挤上前，抓住陈信的手，跟着火车跑。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，他还跟着火车跑，

跑……

现在，他终于回来了。彼此都有一肚子的感慨。可陈家兄弟是很不善于表达感情的，所有的情感都表现在最具体的行动上。吃过饭，哥哥立即泡来了茶，嫂嫂去天井里的“违章建筑”为他整理床铺，弟弟到浴室帮他排队……当他酒足饭饱，洗了个热水澡，躺在“违章建筑”那张同弟弟合睡的大床上，他感到舒适得象醉了。干净暖和的被子发出一种好闻的气息，床头写字台上开着台灯，橙色的灯光柔和地照亮着这间简陋的小屋，枕边有一迭期刊，不知是谁放的，反正家里人都知道陈信睡觉要靠小说催眠的，并且都记得。哦，家，这就是家。他，漂流十年终于到家了。他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安心，没有看书便合上眼睛，睡着了。黄昏时，他醒了一下，不知是谁进来把台灯关了，他在黑暗中睁了睁眼睛，心想：“我回来了。”然后又闭上眼睛，沉沉地，安心地睡去了。

二

一早就出门，去劳动局办了手续，弟弟陪他一起去。汽车站旁边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，如今摆满了裁剪摊子和缝纫机。一个脖子上挂着皮尺的小伙子向他们迎来，说：“要裁衣服哦？”他们摇摇头，他便让开了。陈信好奇地回头看看他，见小伙子穿得衣帽整齐，上身瓦尔特服，下身喇叭裤，象是一个活的模特儿在招徕顾客。弟弟拉拉他：“车来了。这都是待业青年，上海这种人可多了。”陈信怔了一下，看看

弟弟，弟弟已经挤进上车的人群里，拥在刚停靠的汽车门口，正回头叫他：“二哥，快来！”

“等下一部吧。”陈信望着满腾腾的车厢和站上拥挤的人，犹豫着说。

“越往后越挤，上吧！”弟弟的声音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

挤吧，力气他是有的。他扒开人，使劲往里钻，好不容易抓住了车门的栏杆，踏上了踏板。他又抖擞了一下，重新振起，向纵深进军，终于在一片哇哇乱叫声中挤到了窗口座位旁边，抓住了扶把。然而他感到十分不舒服，怎么站都站不好，一会儿碰前边人的头，一会儿碰后边人的腰。左右前后都得不到个合适位置。周围的乘客纷纷埋怨起来：

“你这人怎么站的！”

“象排门板一样。”

“外地人挤车子真是笨！”

“谁是外地人？”弟弟挤了过来，他十分愤怒，眼看着要和人家吵起来了。陈信赶紧拉住他：“算了算了，挤成这样子还吵什么。”

弟弟轻声说：“二哥，你这样：朝这边侧着身子。哎，对了，左手拉把手，这样就好了，是吧？”

确实好了许多，陈信吁了一口气，总算找到了个安定的位置。虽然还是挤，胸脯紧贴着一个背，背上又紧贴着一个胸脯。但究竟能站稳脚了。他扭头看看，见人们象是有个默契，全都向左侧着身子，一个紧挨一个。这种排列方法确实能使车厢容纳量达到最大限度。他想起个他曾生活过的

偏僻小城，人们挤汽车都是拚着命横挤，一无科学的考虑。搞得拥挤不堪，紧张不堪，而实际上，汽车里的人却并不多。上海人是十分善于在狭小的空间内生活的。

“下一站西藏中路，下车的同志请准备。”扩音机里传出售票员的报站声，她用普通话和上海话各报了一遍。这些售票员姑娘的神情就象皇后一样，又高傲又冷淡，好在有严格的工作制度，客观上还是给予了乘客们一定的方便。他又想起那地方的汽车和售票员。汽车就象是从轰炸区开来的，满是灰尘和伤疤。常常不等关门便开跑了。售票员既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，也没有工作制度，不报站名，还经常把车门夹住乘客的后边衣服。到底是上海，一切都是井井有条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由不得也要认真起来。

下了车，弟弟带他穿过一条街，这街上是个热闹的自由市场，有菜、鱼、鸡、鸭；有羊毛衫、拖鞋、皮包、发夹；有生风炉炸油墩子的，卖小馄饨的；还有卖纸扎的灯笼，泥做的娃娃，竖了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——民间玩具。陈信忍不住笑了，他没想到，大上海也会有这样的“集”。这集市，同前面繁华现代化的南京路相映成趣。

弟弟说：“现在上海这种地方可多了，政府还鼓励待业青年自找出路呢！”

一提到待业青年，陈信的眉头不由皱了一下。他停了一会儿问道：“阿三，今年你怎么搞的？又没考上学校。”

弟弟低下了头：“我也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读书好象很笨。”

“明年你还准备考吧？”

弟弟不说话，沉默了半天才嗫嚅了一句：“大概也还考不上。”

“你这么没信心就行了吗？”陈信有点生气。

弟弟厚道地笑笑：“我读书怎么也读不进，我不是读书的料呀！”

“我和大哥想读书没有读，你有得读却不读。你是我们家唯一可以上大学的，却不争气。”

弟弟不响。

“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？”

弟弟又笑笑，还是不响。这时，突然听身后有人叫：“陈信。”

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女人，手里牵着一个很白很好看的男孩子。她烫着长波浪，穿着很时新。陈信一时想不起是谁了。

“不认识了？我就老成这样了吗？”

“哦，是你，袁小昕！真认不出了，但不是因为老，而是因为漂亮了。”陈信笑了起来。

袁小昕也笑了：“真该死！一个集体户共事两年，居然会认不出来。我看你是忘本了。”

“不，我是没想到，会在这里遇到你。你不是第一批招工走的吗？现在还在淮北煤矿？”

“不，去年调回来了。”

“怎么回来的？”

“一言难尽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调回来了，昨天刚到。”

“哦。”她的口气很平静，“张新虎、方芳也都调回来了。”

陈信兴奋地说：“太好了！我们一个集体户回来了一大半，什么时候找个时间聚聚。唉，总算熬出头了。”

她没说话，只是淡淡一笑，眼角堆起了薄薄的一迭皱纹。

“舅舅，”忽然那孩子对着陈信发言了，“你头上有白发，和外公一样的。”

陈信笑了，弯下腰握住孩子的手。“儿子？”他问袁小昕。

“是我妹妹的。”她脸红了，赶忙解释，“我还没结婚呢。要结了婚，哪能回来。”

“啊！”陈信不由有点吃惊，他知道袁小昕是同大哥一届的，有三十三、四岁了吧，“回来了，怎么还不抓紧解决？”

“怎么说呢，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”

陈信沉默了。

她抚摩着孩子毛茸茸的脑袋，轻声说：“有时候，我觉得为了回上海，付出的代价有点不合算了。”

“不要这么说，能回来终究是好的。”陈信安慰她。

“大阿姨，电影要迟到了。”孩子大声提醒道。

“噢，我们走了。”她抬起头对着陈信笑了，“对不起，扫了你的兴。你和我不一样，你是男的，又年轻，来日方长……会幸福的。”

陈信望着她的背影在人群中消失，心情不由有点沉重。

“真是死蟹一只。”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，是弟弟在说。

“什么死蟹一只？”他诧异地回头问。

“三十几岁还没有朋友，死蟹一只，僵掉了。”弟弟解释着。

“袁小昕并不是找不到，她是有想法的。你没听她说，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你懂吧？”

不知弟弟是懂了还是没懂，他不以为然地一笑：“反正是个老大难，三十几岁不结婚的男人哪儿有？要么是有缺陷或者条件极差的，要么就是条件极好，要求极高，这种人又是喜欢找年轻漂亮的。现在二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接上班了，多的是。”

陈信想说，还会有一种情况，是一直没寻找到爱情的。可又一想，这话和阿三说，他未必理解。这一批小青年和他们这一代似乎大大两样了。他斜眼瞅瞅弟弟：“你可真内行。”

弟弟自负地笑了，这小家伙，连哥哥话里的刺儿都听不出来。陈信又有点不过意，便和缓了口气说：“你现在每天的时间是怎样安排的呢？”

“也没什么事情，反正就是看看电视，听听半导体，困困觉。”

“你到底有什么打算呢？”陈信又提出了这个问题。

弟弟不响，一直走到劳动局大楼下，上了台阶，他才说：“我蛮想工作的。”

陈信站住了脚，弟弟走了几级台阶回过头来说：“走呀！”弟弟的眼睛是坦然而诚恳的，陈信却避开了他的眼睛。